四書說約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李　童胤繩甫
田　芋景陽甫訂

下論卷之十二

顏淵問仁章

萬物一體之心原是我的性命自私自利之意就是害我性命的對頭性命出亡只因對頭得勝如今為

仁時要恢復性命只得和對頭儘力鏖戰求個你死我活即禮是仁非二物也即克是復非兩功也一日克復即一日天下歸仁非兩候也為甚麼把個八荒我闥的家當自家隔開這勾當我不自家拚死力去做待誰提調故要復我的性命須索尋住對頭費盡十分力斬盡殺絕我那闥八荒的家當纔即時出現而着手處就在視聽言動上看非禮勿字捧住天根力勦私欲是何等力氣不如此做不得仁者請事斯

語投袂而起千載下讀之便見作聖的在行先儒乾道之說亦妙○克己二字道破根原而由己二字提醒機括吾輩一向浮沉恰似不由己的四個勿字全是由己○顏子自謂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就是此說○萬物一體之心仁也而謂之禮者就其爲萬事規矩天然條理而名之也○害仁的是己克己的還是己猛虎項下金鈴誰能解得繫者解得

仲弓問仁章

把此心以無敢慢持住匹夫匹婦亦能勝予巳所不欲斷不以施此是一套事敬恕之分不可○吾輩簡點待人之時那得這樣小心惟不的家也怨邦也怨○修巳以敬一句便該盡此章彼以不施為恕者是安百姓果在修巳之外也

司馬牛問章

其言也訒下字自有意思牛只當做訒言便小看了夫子點出為之難三字則言有所以言訒有所以訒

就是千古神聖亦只個為之難便了一段活精神在裏面提調着豈緘默之可倫也○論仁而曰先難為之中原有無限不易的光景只是為者自巳嘗着便自然不得不訒了可見易言的人原未曾為○子臣弟友為之着落有餘不足難之境界不敢不勉不敢盡為之難而言自訒的本相

司馬牛問章

機括與前篇同不憂不懼豈是粗心大膽內省不疚

四字豈止君子而已也○有疚則無得意處而憂且有負愧處而懼饒他强托自在矯鎮從容而憂懼乃愈甚看來惟心最靈自巳亦不能掩會算計的大用工夫不使留半星兒疚惡便占了天下第一等好漢討便宜的緊○不憂不懼是受用而内省不疚儘不容易中庸大學只此四字括盡咬定精鐵寂寂寞寞冷冷淡淡萬苦千辛幾掙的出來

司馬牛憂章

無意思的人同堂即胡越有意思的人四海皆同胞
四海兄弟之言真是宇宙間一段真消息豁開心胸
展放眼界註乃深為駁正非矣不知此言是呈過稿
的○無失纔是真敬有禮纔是真恭

子張問明章

註解字字的確一辭莫賛矣不行字是安心加察故
能察字宜玩特以為明在前邊似非夫子蓋謂於此
處不使得行纔算做明教他莫放過也不是推原至

於覆說一遍加一遠字分外精神不可草草盖見這眼前舌底咫尺之間隱伏遼杳千山萬水不足盡之能於此處破得真真是遠故視遠惟明而極遠在極近處

子貢問政章

極妙文機要單表信之為重先三樁並列次搜尋可去者到得與食相較還要去食無食則死是豈可去之物因發揮兩句言死是免不了的死何足怕只一

個無信便無所以立了民至於心不可知何以為國
故國以民心為根本○兩個去字有生活是指為政
者下手着力時於此處且不顧也終日要三般齊幹
不得已且拋下兵又不得已且拋下食至於所以使
民信者都拋不下夫民豈有能自信者全在上邊鼓
鑄不去信是上不失信○自古二句人生真面目有
國大根本故學術經濟二而一者也

棘子成曰章

文質原是離不得的離質而文不成個文不止害質離文而質不成個質不止害文不離者文質之本體強離者世人之意見所謂合則雙美離則兩傷者也當時文勝故子成之說君子存質去文其意亦好特未識文質的本體依他說時亦自有病文猶質也文是質之文非質無由生文質猶文也質是文之質非文無由見質子貢之說是彬彬之旨何云胥失○子成說君子恐亦未必純以居上論註泥之而云君子

小人無以辨非不亦通實恐未然

哀公問於章

有若見哀公躭躭要加泒百姓特與開解一體之意百姓者君所取足也他不足了問誰去取反正二語極其透徹萬世不易有若之言似夫子也○哀公如再問行徹之法必以節用告矣提起徹字時已隱然見先公曾以此足用不反其本純議增加到得民不聊生事不可言

子張問崇章

主者終身不遷從者隨時變易似爲兩樣工夫却是一套事情忠信與義原是合併的主忠信在從義内主從義在主忠信内徙勿二勿三之内而因應者自神千變萬化之中而真嘗者自若○欲生欲死在兩人已可笑在一人尤可笑人情之偏往往如此夫子每指出令人㦀然驚醒想夫子於人情中磨勘理欲境界真無處不到好着已的工夫然必是子張有些

齊景公問章

往嘗論政還說些運用經綸到此只把個人還其人就算為政極新而極不可易原是對症立法却也萬世通行的景公反發幾句極是感動到得有粟難食自已立下個卦

片言可以章

片言折獄單指信在言前說故記者緊附無宿諾於後尹氏註可看○吾輩看此要覺言出人不信是甚

根由而思量無宿諾是何等境界偏我們指天畫地
累牘連篇人只當春風過耳也偏我們把滿口承應
的囫圇放在家裏停閣日久屢催不應如此反身看來
此書自有靈氣

聽訟吾猶章

范氏源流本末之說有味明德君子以實心爲民照
臨之如日月覆載之如天地誰無良心而尚多訟哉
○大學中庸具載其詳吾輩細證之皆合不必縷指

○夫子目擊民散之久而傷上之失道遂掃聽訟的
興致而發使無訟之說唯夫子有此心腸唯夫子有
此本領這句話會之覺春風從簾外入而斗柄自掌
中廻夫子得邦家章子貢頗能摸寫

子張問政章

為政者初間亦多振厲而久則未必然外面亦儘張
皇而內則未必然無倦以忠二語平平耳却把豪傑
個個考住吾輩細體驗之亦欲無倦亦欲以忠而由

不得不濟了若有鬼物揶揄者纔知孔夫子原是作家

君子成人章

冷冷的提出這一款極有關係一個人的美惡既關於本人之休咎復關於他人之禍福有一個君子出來所成所不成合攏算來多少好處小人反是多少不好處大凡人的善惡初間未定全係所成所不成這個機緣不是小可投在君子前與投在小人前門

宗各向人鬼遂分君子真是福星小人真是妖魅故此章不止刻畫兩樣人心腸乃痛指兩樣人的作用以見君子所以為好小人所以為歹非止就其本身論也○此是孔子道眼看破故如此說人知誰是君子誰是小人而避就之哉人豈有知小人是成我惡敗我美而甘隨之者君子所成所不成反覺難親小人所成所不成反覺易入故自遠於君子而近小人耳小人作用他把美惡來顛倒一番使人既便於私

情而復得托於名理怎不去從到此令人深恨那小人

季康子問三章

三章同一說法康子都是責諸民夫子却都要他求諸已要着民正須子先正要着民不竊須子先不欲要着民善須子欲善非苛求之也民之不道原上有以倡之除了身先原無别法○政者正也顧名思義責將誰諉少不得帥之以正康子一向果不干正否

夫子此語最善醒他○竊者欲也則欲即是竊上以欲倡夫子看他即是盜且以一盜而起衆盜語微而顯○殺字是不得已而用的為政者自有化民之法怎用此字君子小人指分言根為政二字來盖上行下效萬世不易之理也二德字活看○子長子短明說他不正多欲不善康子不敢作聲也只是理勝耳○大學齊治章便是此註道之以政章可參看民固各有良心又各有私心唯上所鑄耳故天地間有位

是一椿大道理孔子三提子字原有理孔子聖德而民不從化只是個不爲上耳康子茍有二分德行民即景從矣

子張問士章

丈夫生世以宇宙爲同堂達字原是本等而不識達字真脉絡遂以在邦必聞在家必聞當之錯投路徑夫子與他正過名來講個達是如何聞是如何一真一偽洞然在前求達者可不錯認矣○程註名實之

論破的○聞者亦知天下人心惟名理可以聯絡不知名理非可色取之物人心非盡可愚之場須索着底做來從無言之地自為翕張實意旁皇可貫金石原無論邦家隨處皆順境不然我欺世世終不為我欺就其炫燿聲名亦可得之而聞則有之達則未也○兩節字義相對二一個惟恐已有差池一個惟恐人看出破綻一個望內搜尋一個望外粧飾實修的原嘗若不足假粧的原嘗若有餘情也亦理也

樊遲從遊章

說先事贅個後得說攻其惡贅個無攻人惡妙在這一贅上偏從人的通病儘力下一鍼精神結聚於此仔細參之感大概在忿上全不反顧故以一朝字身字親字輕重較來點他使醒不言辨而辨在文法與告子張同遲粗鄙想犯此○盖世英雄本仁祖義不敢保他無得字意在內天下凡事各有所得只參一念在事時便把事成有為而為非天性本色○自巳

有惡自己儘力搜索猶恐其根之難拔有甚來由去
攻人大要是非不容兩立攻人的意思原只是要寬
巳夫子只恁通行

樊遲問仁章

聖人本意原只是愛天下非好專求知天下然愛的
機權却在知字裏就人求舉避錯的俗念上轉動他
有直無枉的良心故旋乾轉坤的手段全在一雙眼
○遲之未達只在知人二字他把知人當不該幹的

夫子說出舉直錯枉能使枉直所以明知人是該幹的遲又不解舉直錯枉何以能使枉直觀他退見子夏述問知兩字則非疑知妨於仁明矣如其疑此則夫子二語已剖斷了然何未達之有即夫子亦非誤認遲疑知之妨仁也遲以知人疑夫子以知人解而已即子夏解出言富之意亦見夫子言智而實非智所能盡只就白文看首尾自有呼吸○愛人知人雖指本體而工夫在此要人着意去幹

子貢問友章

忠告善道字字堪味那有這等盡心朋友不可則止更有味蓋至於忠告善道而猶不可永無可之望矣如其不止取辱何益

君子以文章

仁之理在文非二物也友字承上轉下可見不然何不曰以友會文耶不可對○會友者多而以文者少惟其不欲為仁耳欲為仁須求輔欲求輔須以文會

友○提醒夾持俱於會字上得力文之載仁原無所不盡以此會友自有無限光景

下論卷之十二終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蔚雲會應昌甫
孫奏雅君恊甫訂

下論卷之十三

子路問政章

論政而以身先不是好為責備身不先人自不從此是天地間不易的機竅無倦不在先勞外先勞之所

以難者政以易倦也說個先勞豈是一二日可報最的請益二字原自己不思耳程註未嘗復有所告姑使之深思也妙解○請益是他勇處然降得倒倦字纔是勇這塊地方實難打熬如不從本原上透出不容已的消息饒有拔山之力也要倒褪故曰有天德斯可語王道

仲弓問政章

首三句舊以大體二字解之極中竅天下事原自有

提挈的綱領使精神呼動不用自巳搜索細瑣也焉知賢才愁的有理覷夫子之告自有盡知的法只在自舉所知也是大體○人人都有個好賢的心腸只自巳無權柄耳得一個舉賢的在上扯動消息呼吸踴躍轉相汲引即南山南北山北深藏遠隱的豪傑也都到我耳邊來此一定之機括上人只要撥機

衛君待子章

發名不正之害悚心戰骨此必然事勢不可中挽只

聖人打頭便看到底這樣是通達政體○名言事禮樂刑罰都在一處看既以此自為即以此加民一人昧了本心遂强萬人從其亂命只就輒拒父上看他禮樂如何刑罰如何原也難措手足○正名作用陽明先生之言甚得

樊遲學稼章

稼圃之學定上小人二字當一猛省兩不如辭氣甚厲孔子原不是幹這事的人大學之道明德新民禮

義信之好在我而四方萬姓總聯絡於一體此是吾性體生活放著提督宇宙的生活不做而却問稼穡甚小甚小○要學孔子須參透這性體不是故意說大話禮義信不是到臨民時纔有洙泗從遊日用尋嘗便是真境界要他打開這門

誦詩三百章

註以人情物理屬政溫柔敦厚屬言太執泥反無靈趣○人之情事之理詩中摸寫盡矣如有得於詩的

就詩自考就已驗詩古來此人情古來此事理便一一俱是真境界自能用世○此言純為不以身體詩只吟呻佔俾的人說然舉世皆此病遂若經術自經術而世務自世務不通世務的人不許說通經

其身正不章

觧在大學齊治章夫子看破此機竅永不可易正已而物正天德王道一事也○使令而即從則聖賢衹為好自苦耳

魯衛之政章

本兄弟之國其初尊尊而親親明德而慎刑煞甚有道今也君臣父子之間綱紀淪沒夫子此嘆意微而顯作文只宜籠罩渾說

衛公子荆章

玩三回口氣俱是知足無外慕之意人心大病只是不知足再無足時入子荆室中便覺心涼意靜別具乾坤熙熙攘攘的自討巴結

子適衛冉章

孔子轍環列國那様心腸其所以施為次第千熟萬鍊不得見諸行事而於冉有之問畧露提綱天下事人皆以為不可為不知遇大手段的即能措置○曰富曰教厚其生正其德纔是為生民造命當春秋時那復講此無惑乎以為迂而不用也○此章疏解具在孟子○此等書平正鐵板然却不可看得固然見在了如固然見在冉有何必問也要得夫子眼裏看

着心裏籌畫的生氣

苟有用我章

景公曰吾老矣不能用大率見孔子不講富强而講王道以為取效太遲急不能待不知夫子布局極寬故百年必世猶未殫其施而提綱極捷即期月三年亦可收其效○夫子脉絡極正而運用處有無限妙着故非拘板道學所可比也可也有成自已屈指審量原是實話○註解自是然更要看得靈活尋行數

墨便成說夢即如用於魯誅少正隳三都這樣作用可在那條教中尋耶

善人為邦章

人以為殺是必不可去的說個善人又是人以為不風力的故此言雖傳至今而誰其信之夫子却特地提起來着實信他一句此間意境最可咀嚼既估量善人資格又忖量百年時候是如何施為如何浸灌如何潛移默奪端的不枉○殺字提起聖人便墮淚

人以為去不得聖人以為去得而究其所以去得要在善人百年之化善人忒柔忒和悶悶之政其不以殺見奇也有時令人不痛快然其短處就是長處全無風采饒有醞釀天地間自有條去殺真脉

如有王者章

此仁字指天下言元氣通徹無一處不到此全在火候○幾千年仁不得一次○自已仁可以一日得天下仁則以必世成○即未至三十年亦稱治矣特略

有滲漏略涉形跡便不可謂仁中庸中悠久所以成物即此意

苟正其身章

指從政者說當時大夫越職犯分啟人效尤故云然季氏無君而南蒯陽虎反戈以中光弼不朝而諸將田神功等不復稟畏甚矣身之不可不正也盖人所觀也

冉子退朝章

分明知其是政而故為此言註解極其明當魏鄭公獻陵之對原從此脫出○觀此則求之附益季氏原大失孔子之心

定公問一章

一言足以興喪原不可於條件中尋須從總會處討○知為君難之所以興與樂莫予違之所以喪孔子不曾細解然意已了然矣作者按情求形要得玲瓏趣味○人君那個知為君難而孔子以為此足興令定

公猛醒那個不樂莫予違而孔子以爲此足喪更令定公失驚兩般兒都傍得甚緊然不知爲君之難正以樂莫予違實是一事

葉公問政章

聖人答問或就根說或就就梢說然即梢可以驗根如此章是也近不悅非政也遠不來非政也悅來二字俱是强不得的

無欲速無章

幹不得天下事病原在此夫子自說自解極其透徹不必又添註脚○政原求達而欲速則草率緊急循不得事的條理等不得事的節候所謂越忙越在後也至於大事一成勝小補萬倍而天下無全利全害之事只擇其利多害少者為之見小利則大利當興大害當革者皆以小有所不能割而坐隳其成矣此千古之通患也

吾黨有直章

認直之差至取證父求理而不求諸心只在形跡上比擬遂落在此夫子以隱爲直唱出天理的真面目來然父爲子子爲父字要認政破他原題葢隱非直而在父子上是直也

樊遲問仁章

居處執事與人便把日用盡了恭敬忠隨在異名總是提良心作主非三樣生活也雖之夷狄見無可棄之時

子貢問曰章

聖人論士只論品格行已有耻極是髙品使不辱命亦根品來似不宜截開作才風采取重不獨在專對時也次之孝弟又次之信果其品遞降而於子貢身上愈難者盖刪盡才華只以行已根基論也至於硜硜小人而猶為次則士之所重愈明矣子貢從政之問想打頭即有此意歷歷究來說不起他因指出問之難當夫子一噫無限褒彈○所以斗筲只是個行

已忒無恥耳孔子往嘗心裏十分不自在他故因問遂頂喉嚨噴出利害話

不得中行章

狂者千聖在握狷者一塵不染俱出世法之外人人不喜然一個是中行之神一個是中行之骨去俗俱遠於性俱近孔子特意取他以道眼觀之也此處不曾提起鄉愿而所以深惡鄉愿之意亦隱然在內〇生斯世為斯世大率多講媚世之術狂狷却另行事

只管自家所見不顧世眼非笑雖其自期古人處未必即如古人不屑不潔處有時拘滯太過然終須望良心上尋路得夫子造就之便是中行矣第一件不可入堯舜之道者是閹然二字傳習錄中我在南郡前尚有些子鄉愿的意思在一段極可玩

南人有言章

人至於一事不可作羞孰甚焉一串下不可截對○善夫二字一無恒百無成有味其言○承字可惱七

尺之軀甘為承羞長恥○不占字根易辭用出其語冷而善入想起來不恒的吃虧如此為甚甘之真是不曾占一占

君子和而章

和是以理相投故中全有相劑而不肯雷同同是以情相暱故中止有相黨而不能和衷兩不字不宜寥落○晏子之論極透和同兩字相似而實相反士大夫於此辨心術天下事於此分治亂

鄉人皆好章

論其好之惡之之人尤妙在合攏參看此所謂真人品也兩邊說話各就所見人品苟真原無皆好皆惡之理夫子會看

君子易事章

君子之心只要以幹天下公事為主小人之心只要以奉一己私情為主主於天下事故非道不悅而有寸長一得皆收為用主於一己情故非道極悅而有

幹事之才者偏好苛求○求備非求全才只苛責其如、吾意耳彼全不以天下事介意故如此兜搭○此所以君子在上天下人悉入於事之一途而治不必言矣小人在上天下人悉入於悅之一途亂不可言矣天下人孰不避上所難趨上所易寧直壞士習遂壞世道關係不小

君子泰而章

循理中之坦舒十分不驕循欲中之恣肆十分不泰

故真正脫洒惟君子能之小人即極快樂時無言之地却全無受用此須細磨勘不然鮮不以驕為泰矣○周比和同驕泰為其相似故辨之其根原一也

剛毅木訥章

四者俱於世情不相入却於天性相近就此看來便知世俗之外自有吾人的本相○楊註不屈於物欲不至於外馳觧的當○自巳一點真性自從出没於世局之中圓活巧令日習日熟而本性不可復識矣

玩此章愕然猛省

子路問曰章

切切偲偲怡怡俱是一團宛轉纏結之意不是徑情一挪兩開的此全與子路對證朋友兄弟之各施亦舉重意非全不相兼也

善人教民章

善人教民原不是為即戎而言可以即戎者即孟子王如施仁政於民可撻秦楚之意見善字中全有本

領培元氣者即所以壯神氣也聖門兵書不離善字所謂三句不離本行○七年二字原有估量程註極妙先儒這樣看書可法

以不教民章

當時只管驅民以戰那裏等教戰是何事而可不教耶教字鮮在上註○天下雖安忌戰必危而兵凶戰危必先以教孔夫子自謂戰必克恃此教耳

下論卷之十三終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孫紹古獲甫甫

冀北翰鵬南甫訂

下論卷之十四

憲問恥子章

夫子把人看作為世間有用的有道無道全不做些

生活一味喫飯便是個盛穀的布袋原可恥○註中

抑揚非不有理然有道該保泰無道該撥亂都有事幹似非以有爲獨善意論觀第四節有道無道之說可想

克伐怨欲章

除根便是爲仁功夫令曰不行則蓄而忍之仍留根在陽明病瘧之喻甚妙○時文以勉強自然分難仁非也顏淵克己也是勉強只是從根上下手且仁亦非專論自然堯兢舜業是何光景圈外註自明○難

在此非仁亦即在此○私欲橫來怎能克得日還稟起良心來扶他作主而後私欲可退顏淵四勿稟禮為君孔論無惡在於志仁不如此怎得他去

士而懷居章

千秋結契六合同堂是士的生活而曰懷居是奚足哉○象山語錄中飛雞終日縈縈無超然之意一段可味○要大開眼界

邦有道危章

危字本領可想是人所以為太激的有道時原自可歌詠太平而清時之佚事遂為衰世之濫觴故憂治危明有一雙眼一片心與人迥别如但以為不諱之朝可直行已志淺矣也算不得危到無道時擔子越重正色立朝更用着危字言孫者只是善藏其用的意思非止謂免禍也如止謂免禍連行也不該危了

幽燕老将氣韻沉雄自有話説

有德者必章

因為相生遂令有力者負之而走夫子兩必兩不必說盡老脚中間光景自認之○意重不必邊恐人誤認做德仁也就是他本人亦不自知其非有虧夫子照破

南宮适問章

尚力不尚德已不成了世界南宮乃有此說神情無限不答而即出南宮原非懷疑而質自不必答自當出也夫子贊他二句亦無限神情然皆只是汎論天

下道理非以禹稷比孔子亦非孔子避嫌不便明言之意

君子而不章

本心安心提醒尚不知不覺有昏迷之時豈其安心欺蔽而反誤打誤撞有清明之會君子小人一串說下意重小人邊○萬念真中不敢保無一念假萬念假内不敢保有一念真○仁字是念頭全真足色處

愛之能勿章

玩註意是指教爲父爲臣的意言不如是非愛非忠也點破忠愛的真面目令人自省自勉

爲命裨諶章

各盡所長有和衷意夫子取之在此○舊程文重子產就左傳看出亦有理○當時鄭之保國賴此辭命原是大事

或謂子產章

此處論人品語甚冷有得於象外的來歷聖人別有

主張不隨人口吻○須想子產極猛何以一惠字概之子西儘有可稱何以兩彼哉外之管仲何如人而以伯氏無怨實之一個原是惠人一個原是外人一個原是功人○子西可惱全在仍僭此處一差便非吾道中人夫子看得民無二王道理極重○寬猛之論是子產自家註脚○管大夫實是當時不可少的一個人

貧而無怨章

就人情立論夫子真不迂濶若自養定后兩處都不難又當別論○此語要人有咬定精鐵的功行此處捺不倒便是大道真根基孔子自述蔬水之樂稱顏淵陋巷之樂又謂不處富貴不去貧賤為君子不去仁的實際消息可想○陳白沙為一峰作誌也只叙他瓶粟竭矣

孟公綽為章

公綽之不欲夫子眼裏數得着而却知其非大夫之

才為家老趙魏有餘為大夫滕薛不足則曾用為大夫得失自見枉才而用則為棄人楊註有味

子路問成章

禮樂是性之中和乃天則也才具鑄以中和則全是天性作用非智廉勇藝之可名矣此見成人全在涵養恃其才質物而不化只是凡胎○天則在我真是靈丹一粒點鐵成金此個老脚要實實討出○有了禮樂二字便成聖人矣中和之極一團涵養得來夫

子說到此語豈不是人的足色而忽上心來深有慨
於今之士習全無行誼却只一味圓熟把人的本色
全然喪盡因只舉行己的根基且不消細論涵養而
日云云○見利三句吾輩當於實際處討求這義着
實難思這命着實難授這平生着實易忘當下光景
慣熟亦不自知其不思難授易忘也求一個兩端交
戰的也不可得○聖人論成人如此都是着骨的生
活這人難做怪不得士大夫之逃禪也

子問公叔章

三不厭是鮮不言不笑不取之告所由來註中不覺其有是向極有味然三個然後做成三個不厭純乎天而人不與此至聖景界文子為仝斷未至此

臧武仲以章

楊註極好以防二字是書法○仲尼眼利害

晉文公譎章

就二公較量耳非對王道言也○二公皆顯伯夫子

就中發其隱則文自難與桓並○桓在前而如此序者葢看到文公而有桓公之思也語意可想○觀下邊相桓的批語則桓自難得

子路曰桓二章

由嗔他在不死夫子說不死的功賜嗔他在相桓夫子說相桓的功大要仲原是可以無死的而天下又必不可以無仲故云然道理當如此看使是不可不死的亦必不如此說○當時事勢已屬岌岌手挽天

河全賴仲父看到關係處纔說話不肯虧人○九合諸侯是幹尊攘之事楚之跳梁向非有人攩之則共主難保守府而天下胥俛首以聽僣王之夷矣荆楚僣王春秋以夷狄待之被髪左衽根此○仲可無死與魏徵事文皇同若異姓為仇怎說得

公叔文子章

文子謚文指修班制以交四隣社稷不辱原不曾議及升僎夫子從此處着眼見他心事光明夐異俗套

亟口與之須要設身處地能於此處無嫌忌否纔覺文子真可為文○可為文只指心事處要活看夫子論斯文原與世間別有境界註順理成章死泥强合便無靈氣

子言衛靈章

無道而不喪見用人關係的緊要○三子長處輕只重靈公用當其才

其言之不章

就他輕言便知不為註解精當無必為之志妙哉與言之不出對看自明○不到為時便知其難這梅花數最准

陳成子弒章

春秋時大病在亂賊公行孔子撥亂的手段從此處下手即謝政家居而此心未歇就魯振魯以正天下適有陳成子之事沐浴之告意謂行此一節可以制三子且謂名目甚大哀公可就此一事以硬使三子

事固貴有義理而尤貴有機括此個機括夫子眼裏瞭住分明以收太阿之會引調哀公而公乃曰告夫三子只此一句事不可為矣既自已要聽命於三子三子安得不反操行止之權哉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二語多少意思一出而自言無限感嘆一而對三子無限諷刺○夫子不是好兜攬其心誠有不容自已者此時春秋已絕筆矣東周之志即衰甚不減也

子路問事章

戴天履地無半點為私的心而遇有差失却不可依阿須要犯顔一連說無軒輊

君子上達章

同處乾坤共此日月而一個往上走一個往下做本人都不自覺○達字無盡頭非曰走至何處而后止○上下原無盡下生也無窮極故總天下萬世之君子發揮此上字不盡總天下萬世之小人發揮此下字不盡孟子無算二字極有味○理欲之觧自是然

却要曉的原頭尋着着落

古之學者章

二語斷盡根柢程註極確中庸闇然的然便是此書○己處也有人但他只是為己人處不離己但他只是為人○陽明云今之學者講來講去直是個伯者學術○己原不可不為人則何故為他此二語極能提醒人心當今有志者通身一汗不止刻畫古今己也

蘧伯玉使章

人終日無着手做工夫處便終身不知巳的分量說個寡過也怕低了名頭矧又曰未能乎使者言似謙婉實把真正學者的實際道破真真使乎這主人心事非這樣使難傳○吾輩終日該有所為觀此章那可撒撒

君子思不章

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有味○思極是易蕩的

不出二字有力在○天下事以侵成曠今日之思止能辦的今日的位不出位纔可筭得清把得定

君子耻其章

往嘗論言行已是矯偏字眼此處耻字過字更為加意有餘不足之勢須操這様低昂不平乃所以平也○饒耻着尚不少饒過着尚不及

君子道者章

自道言夫子道君子者即所以自道非謂謙也○非

夫子自能之何以説得實際出來

子貢方人章

為學自治原無方人之理註中雖亦窮理之事專務為此等句把方人不肯説倒泥於暇字賢字意耳不知孔夫子一生原是自治無暇的此言固以點他悞處亦分明示以為學的本色

不患人之章

知便指能説患不能便要求所以能看起來已不能

而惡人不知知是知箇甚麼殊不可解

不逆詐不章

此專為逆億的人說他自負明察不受人欺以為好手夫子却說不用逆億自然覺之纔是本領○逆億二字最不端用不著固自為小人用的着亦共為小人豈是除了此兩字遂無自免之術耶吾人生來原帶得一個覺體來無感則不為先有感則不為後賢者能之○逆億是未見彼如此而預設以待此處一

片機關不成心體先覺是彼既有詐偽而我自覺纔虧不了人的心纔成個巳的心賢哉○所以先覺此處亦未細講而不外誠明之理天下實情在實理中實理在實心中極實的心便極虛明我以庬然成了湛然彼山鬼伎倆自不能掩○詐偽的人縱饒巧奪天工然原非其質即緣飾處便是呈露處胸中無物者自然先覺

微生畝謂章

有道見無道隱原是正道然如死執之便是固矣夫子自揣材具無不可為之時故到處覔機緣有一線之可藉以展布便可就一國以為政於天下則栖栖正是他與石隱之人下鍼處○疾固固字即果哉果字○皕以道理格眼繩夫子豈知真正道理無格眼

驥不稱其章

力德原是兼有的而世俗取驥專以千里夫子特為校正言在驥中意在驥外尹註是

或曰以德章

看此章乃知處事自有個天則不容人加意其間一為加意即好意也不得當何以報德一句極靈足破此關把德還將去報德如報怨只以直罷何等天然○受德於人只得留意去報儻值可報之時即委曲些不為私加厚些不為過怨如何比得○直字論其事之如何既不可挾私以往又不可曲意以為

莫我知也章

聖人無聲無臭與天載同體原是人不知的自是無意人知然却要把這段不受人知的消息傳與門下故發揮如此○我這一點靈明乃天之所命即天之所以為天也於子臣弟友中實落去盡也不管造化的順逆也不管遇合的窮通只管默默無言滿盡此心不離日用修持直與天命相對此時就平地便上了天人只認的東家丘而已那知他精神已出風塵之外翩翩羽化耶下學上達知我其天虧他自傳影

神○不怨不尤要着眼下學難處政在此有多少屈情多少虧價的滋味要打熬繞算學人不能知政為此○人自有一天人各有一天孔子只知了巳便為天之知巳吾輩只知了我便為孔之知巳天不在天孔不在孔萬古此下學萬古此上達只要寂寂寞寞苦自進修毋以天不看顧人不做美稍灰此心耳

公伯寮愬章

分明管公伯事而夫子以為不管人事還是管自巳

命事說到此處真令人鬆閑樂易洒然悟冷然覺萬縷不平化一道清風而去○兩命也原是實理匪衹自寬寬人也

賢者辟世章

遇合未偶有意思者大率引去其辟有四或以世或以地或以色或以言鴻飛冥冥世事可知矣○所遇不同非有優劣極是

作者七人章

天地閉賢人隱作至七人成何世道意與上章相承

子路宿於章

晨門何人而為此語可當七人中之一矣○知其不可而為即是諷語然却把夫子為人心事一句道盡○如人病即甚不可為而治者不忍坐視須要用藥直至無可奈何而已此是聖人菩提心

子擊磬於章

荷蕢者○旨察理煞是異人姓名不著而神采如生

○彼講當已之理意極懇至蓋以夫子爲不能如此果也豈知政於莫知不已見君子竿頭進步不忍忘世處斯爲難耳如只一味果有甚麽難○彼亦不是全無心於世只講無道則隱者觀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如有知已亮不甘心於已可見此等處要着眼時文混講一套高尚語便成說夢

書云高宗章

何謂之疑謂一日萬幾不容不害也此專疑高宗一

人事而怪其不可信想也是相緣於文宣莫行之後的話説夫子説何必高宗古人皆然此語有意政對他發問的意思總巳以聽以觧三年不言全只在發明喪必三年之旨有這一着付托便説不得古喪禮難行了

上好禮則章

好禮是自納其身於軌物再没一毫便安放肆之意彼民見天子崇髙尚爾兢兢吾儕小人何敢自跳法

紀之外而不奉令唯謹耶○使民亦是指轉移他說
好禮之君原無亂使

子路問君章

說個已原就有人在說個修原就有安在特止叫做
已叫做修耳子路以為止於一已既聞安人又以為
止於一人而不知無離人與百姓之已無離安之修
也觀兩以字可見非二事矣已不成已者害着人也
已而害人者昧其人已一體之心也人已一體原是

本心而自私自利遂竄入而爭勝儻不亟為提醒競業以操之鮮不昏昧放逸而損人以利已矣故曰修已以敬敬者嘗惺惺法也所以嘗提一體之心為主而不使自私自利得以乘也即此以修已而人與百姓皆安也故修已最難也堯舜之所猶病者病已之未易修非病人不安也修已以敬原不是易看的天下再無此外事體聖賢再無此外工夫

原壤夷俟章

記載此章只在聖人數語見得人生而無善可稱便是世間一害聖人所痛惡者

童子將命章

居位並行亟以成人自列原是後生一大病痛夫子欲挫之故使他供使令之役見聖人造就深意

下論卷之十四終